

中国历史谴责小说大系

活地獄  
负曝闲谈

李宝嘉 / 著

蘧园 /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国历代谴责小说大系

# 负曝闲谈

(清) 蘧园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负曝闲谈 / (清) 蘧园著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 
2001. 7

(中国历代谴责小说大系)

ISBN 7-5387-1564-9

I. 负… II. 蘧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

IV. I242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46232 号

## 中国历代谴责小说大系

### 负曝闲谈

---

作 者: (清) 蘧园

责任编辑: 魏洪超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  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密云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字 数: 3435 千字

印 张: 142.75

版 次: 2001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3000 册

---

书 号: ISBN 7-5387-1564-9/I·1501

定 价: 1280 元

## 目 录

- 第 一 回 角直镇当筵说嘴 元和县掷稟伤心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 二 回 沈金标无颜考月课 柳国斌得意打盐泉…………… (6)
- 第 三 回 什长有才击船获利 老爷发怒隔壁担心 …… (11)
- 第 四 回 装模样乡绅摆酒 运财物知县贪赃 …… (16)
- 第 五 回 两角洋铁动嗟轮船 一封电报败兴勾栏 …… (21)
- 第 六 回 家室勃溪阔买办无端忍气  
园林消遣穷候补初次开心 …………… (26)
- 第 七 回 恣游览终朝寻胜地 急打点连夜走京师 …… (30)
- 第 八 回 崇效寺聊寄游踪 同庆园快聆妙曲 …… (35)
- 第 九 回 失钻戒大人恨小利 诬冤桶贱价得名驹 …… (39)
- 第 十 回 试骅骝天桥逞步 放鹰犬西山打围 …… (43)
- 第 十 一 回 乡秀才省闹观光 老贡生寓楼谈艺 …… (48)
- 第 十 二 回 讲维新副贡失蒙馆 作冶游公子出学堂 …… (53)
- 第 十 三 回 讲哲学妓院逞豪谈 读荐书寓斋会奇客 …… (58)
- 第 十 四 回 安垵第改装论价值 荟芳里碰和起竞争 …… (63)
- 第 十 五 回 入栈房有心学鼠窃 办书报创议起鸿规 …… (69)
- 第 十 六 回 开书局志士巧赚人 得电报富翁归视妾 …… (74)
- 第 十 七 回 出乡里用心寻逆子 入学校设计逼衰亲 …… (79)
- 第 十 八 回 仗义疏财解围茶馆 赏心乐事并警名园 …… (84)
- 第 十 九 回 花冤钱巧中美人计 打急电反动富翁疑 …… (89)
- 第 二 十 回 学切口中途逢小窃 搭架子特地请名医 …… (94)

- 
- 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一回 | 掉画船夕阳奏箫鼓 | 开绮筵明月照琴樽…… | (101) |
| 第二十二回 | 祝万寿蓝顶耀荣华 | 借十金绿毛招祸患…… | (105) |
| 第二十三回 | 断乌龙难为堂上吏 | 赔鸟雀讹尽路旁人…… | (110) |
| 第二十四回 | 摆架子空添一夜忙 | 闹标劲浪掷万金产…… | (114) |
| 第二十五回 | 演寿戏名角弄排场 | 报参案章京漏消息…… | (119) |
| 第二十六回 | 落御河总督受惊惶 | 入禁省章京逞权力…… | (124) |
| 第二十七回 | 紫禁试说军机苦  | 白屋谁怜御史穷……  | (128) |
| 第二十八回 | 急告帮穷员谋卒岁 | 滥摆阔败子快游春…… | (133) |
| 第二十九回 | 坐华筵像姑献狐媚 | 入赌局押友听鸡鸣…… | (138) |
| 第三十回  | 割靴腰置酒天禄堂 | 裁斤斗复试保和殿…… | (143) |

## 第一回 角直镇当筵说嘴 元和县擲稟伤心

俗语说的好：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单说这苏州，自从吴王阖闾筑了城池，直到如今，那些古迹，都斑斑可考，不要说什么唐、宋、元、明了。却说苏州城外，有一所地方，叫作角直，古时候叫作甫里。千家诗上“甫里先生乌角巾”，就是指它而说。这角直姓陆的人，居其大半。据他们自己说，一个个俱是陆龟蒙先生的后裔。明哲之后，代有达人，也有两个发过榜做过官的，也有两个中过举，进过学的。列公不信，只要到三高祠门口看那报条贴得密密层层，有两张新鲜的，有两张被风吹雨打得旧的，都写着贵祠裔孙某某大人、某某老爷、某某相公，扳了指头也算不了。春秋二祭，城里抚台派了官下来，开着锣，喝着道，到祠堂里主祭。旁边站着房分族长，朝珠补褂，顶子花翎，没有一个不是乡绅面孔，所以角直那些挖泥挑粪的平头百姓，都敬重姓陆的如天地鬼神一般。

如今单表一个姓陆的人，单名叫鹏，表字霄翥。他父亲陆华园，务农为业，平日省吃俭用，挣了几十亩肥田，又盖了三间瓦房，家中又养了两三条耕牛，余了十多担粮食，角直人眼浅奉承他，称他作财主大老官。陆鹏自小有些聪明，他老子花了三百文一年的束修把他送在村塾里念书，不上数月，斗大的字就认识了不少。念到了十三四岁，更是来煞了，写封把不要紧的信，虽有几个别字，人家看了，都还懂得。于是角直镇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都说陆家孩子将来是个人物。这风吹在陆华园耳朵里，自是

欢喜。等到陆鹏十五六岁，他老子叫他跟了一个本家叔子，开笔作文章。这本家叔子虽是个老童生，到了县府考复试团案出来，总有他的名字。学台大人也曾赏识过，说他文章做得平正，就可惜解错了题，几回要想进他，几回又把他搁下了。他负此才学，不能见用于时，也就无志功名，在镇上招几个走从学生，一年弄个三四十吊钱，将就度日。那天陆华园亲自把儿子陆鹏送过来，求他指教。两面言明：每年束修六吊，还有一钱银子一封的贽见。他何乐而不为，满口答应了。从此以后，要陆鹏拿些钱，交给航船上，叫航船上到城里书坊店，买了几本“启悟集”之类，朝夕用功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陆鹏已是十九岁了，文章做得粗粗的通顺，就是起、承、转、合的法子，也会了个齐全八套。他叔子有天对他说：“你有了这点本事，可以去考他一考了。自古道：场中莫论文。一战而捷，也是难说的事”。陆鹏听了，回家与他老子陆华园商量。他老子陆华园一力撺掇，叫他去考。当下收拾行李，雇了一只柴船，父子两个，一同进城。到了考棚左右，看明白了告示上开考的日子，又寻到礼房买了卷子；为着要搭几个砂壳子的小钱，和礼房大闹，经旁人劝散。考过县考，取了名字，接着府考。府太爷姓钱，名有用，旗人出身，当过笔帖式，满文却十分精通，汉文上就不免吃亏了。幸喜幕中一位老夫子，是个通品，无论哪一路文章，他都识货。陆鹏的卷子，恰好落在他手里，打开一看，原来做的是未冠题，却还清楚，便取了复试。一连两复，到了三复的时候，因为抢粉汤包子吃，被人推跌了一个斤头，一只右手登时青肿起来，不能拿笔，只好气愤愤的回船坐着。因他终复跌坏了手，没有进去，发出长案，取在五十多名上。陆鹏看看离着道考尚远，父子两个，趁了原船，回到甬直。

他叔子就是教文章的先生，知道侄子府考取了终复，过来道喜，说：“我说如何？头一遭就就高高取了，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呢。不瞒你们说，我观场的时候，府考连卷子都不曾完；除了名，扣了考，只得改了名字补考。整整用了四吊多钱，才够得上道考，到现在想着，还是肉痛的呢。”他老子陆华园再三致谢，说：“这是你老弟的教法好，所以把这么一个糊涂孩子都弄明白了。道考如果侥幸，那时候要好好送几担陈米，补补你的情。”他叔子说：“那倒不在乎此。”又说了些别的话自去。

过了数日，便是关帝菩萨圣诞，角直镇上，大男小女，都要到关帝庙去进香。这庙在王家村后，树荫里面，房屋甚是宽大。到了这日，庙祝清早把地面打扫净了，便有许多烧头香的，一群去了一群来。到了晌午，有个王家村上的王老爹，备了副三牲，整齐了衣帽，来替关帝菩萨祝寿。住持和尚法雨，晓得是大檀越到了，赶忙出来招呼着。摆上茶盘，斟上茶，请王老爹坐下。恰好陆鹏也来了，法雨便请他陪客。二人本来认识，彼此闲谈着。王老爹抹着胡子道：“陆相公，你不日就是秀才了。我却记得你抓周的日子，犹如在目前一样，叫我怎样的不老！”陆鹏道：“可不是么！”王老爹又道：“陆相公，你们老人家巴了一辈子，才巴了你这么一条根，也不枉东庙里烧香，西庙里还愿。再过两日，他倒要做老封君了。”说罢，哈哈大笑。

少时摆饭，甚么豆腐、麦筋、素菜、素粉、大盘大碗的端上来。除掉王老爹跟陆鹏两个，法雨又拉了几个做买卖的来，坐了一桌。陆鹏一面吃着，一面说道：“前儿府里终复，照例有一席酒，是大厨房备的。燕窝、鱼翅、海参那些，倒还不稀罕；有一只鹅，里面包着一只鸡，鸡里面包着一只鸽子，鸽子面包着一只黄雀，味道鲜的了不得。”同桌一个做买卖的，便把筷子放下说：“阿弥陀佛！一样菜伤了四条命，罪过不罪过呢？”陆鹏板着



面孔道：“你们没福的人，吃了自然罪过；我们却不相干。”另外有一个人插嘴道：“陆相公，据你如此说法，你是有福气的了！”陆鹏把脸一红道：“怎么没有！不要说别的，就是府太爷下座来替我们斟一巡酒，要不是有福气的，就得一个头晕栽了下来。你们当是玩儿的么？”当下众人听了他的话，默默无言。一时吃完，各自散去。

不想一天陆华园为了跟西庄李家柴麦子，李家一会说他升斛不对，一会说他麦子里又掺了麸糠，口角了几句。李家倚着人多势众，就打起来。陆华园捱了几下拳头，心下不服，便千方百计的想出出气儿。他有个小舅子，叫周老三，是在城里元和县当快班伙计。自己特地费了二十四文航船钱，赶到城里，找他小舅子。哪里知道，他小舅子跟着本县大老爷，到黄埭镇相验去了，要三四天才回来。他小舅子有个妹子，是他的小姨，留他住下，问明来意，就说：“这个不妨。县里的针线娘，跟我就如亲姊妹一般。让我过去言语一声，托她在里头帮忙，外头的事托了老三，李家小子叫他吃不了，兜着走。”陆华园千多万谢。

不上五天，他小舅子果然回来了。陆华园见了面，如此长短，述了一遍。周老三把帽子一扔，拿小辫子望头上一盘，说：“这还了得！不是太岁头上动土么？”赶忙出去，找着头儿，细细的商量了半天。又叫代书做了张呈子，说是行凶伤人。陆华园装作受伤，弄了两个人扶着。扶到县里，元和县大老爷把呈子看了一遍，叫仵作下去验伤。仵作禀说：“腰里有伤一处。”大老爷离座一看，却一些影儿都没有。便问仵作：“既然有伤，为什么瞧不见？”仵作回说：“这是内伤。”县大老爷道：“胡说！”仵作吓得连忙退下。又问陆华园道：“你家里还有什么人没有？”陆华园说：“有一个儿子。”县大老爷说：“你儿子为什么不来？”陆华园道：“小的本来要他同来的，他说：一字入公门，九牛拔不出。”

县大老爷道：“更胡说了！”把呈子丢了下來，不准。

陆华园回到他小舅子家里，互相埋怨。周老三想了半日，想出了一个主意道：“何不叫外甥上来，只说他也在场被打，叫他到学老师那里去哭诉。学老师准了，移到县里，县里不好意思不答应他。”大家都说有理。周老三随即替他姊夫写了一封信，捎上许多香洞，专门派了一个人下去，把陆鹏逼了上来。陆鹏心里不情愿，对他老子说道：“祸是你闯的，如今却要我出头，我哪里有闲工夫管你的帐！”他老子再三央告，陆鹏方始允了。

次日照计行事。陆鹏去了。等到下午，只见陆鹏怒冲冲的来了，一屁股坐在第一把椅子上，说：“你们用的好计，哪知依旧落了空！”大家问起情由。陆鹏道：“不要说起！我跑到学里，门斗进去回了，足足等了三个时辰，学老师才出来。我把情节说上去，学老师说我多事，把稟掷在地下，他竟自进去了。”说罢，在袖中拿出稟帖，面上果然有许多泥迹，大家面面相觑，正在没法的时候，忽然闯进一个人来。

这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 沈金标无颜考月课 柳国斌得意打盐泉

却说这人闯了进来，大家定睛一看，不是别人，乃是周老三的伙计，走的气急败坏的，说：“头儿，老爷叫了你两遍了，你还不去么？”周老三正躺在铺上抽着鸦片烟吃，赶忙爬起来。他头上那顶帽子，本来只剩一根帽襻儿，扣在脖子底下，那帽子却撇在脑后，用手往前一推就是。站起来，头也不回，跟着他伙计，到了衙门里。知县正坐在堂上，问了两件别的公事。周老三退了下来，刚刚出得头门，觉得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：“老三，哪里去？”引转头来一看，原来是捕快王九。便道：“老九，我倒被你吓了一跳。”王九说：“咱们去香一筒好吗？”老三伸了一个懒腰，打了一个呵欠，把眼睛揩揩，一声儿不言语。王九说：“你放心，不要你请啊。”老三方才摇摇头道：“那倒不在乎此。我还有差使。”王九道：“你别弄鬼了，跟着我走吧。”说毕，拖了老三就走。

老三搭讪着，一同到了一家小烟馆。推门进去，里面横七竖八，有个十几张铺。也有做买卖的，也有县前朋友。老板过来招呼道：“周头儿，王头儿，请这里来。”二人对面躺下，王九让老三先烧。老三道：“我刚抽了几口，还是你先烧吧。”原来老三是要吃热枪的，第一口冷枪，白费了许多烟，不能过瘾。王九知道他这个脾气，自己便嚓、嚓、嚓吃了几筒，然后递与老三。

二人正在谈心，瞥见一个人，头上戴着八品军功，倒拖着一杆洋枪，拿着一块毛布手巾，擦那脑门子上的汗，一脚跨进了门

槛。老板迎着说道：“老爷，今儿恭喜是超等？”那人撇着庐州府腔道：“你妹子，说什么超等，一等都不等！”周老三跟王九才知道他是候补的武官，今儿上辕门考月课，打靶子回来的。别转头来，又见他探帽子、脱衣裳，一面叫道：“快给我排十滩烟。”烟馆里的伙计拿了过去。又叫道：“快给我去端面，另外打四两高粱。”忙得个不亦乐乎。旁边铺上有两老个头儿，在那里窃窃私语道：“像他这样子，将来打起仗来如何呢？”一个老头儿答道：“他到了那个时候，我知道他准是躺在地下等死。”这话不打紧，倒把周老三跟王九两人引的大笑。当下周老三跟王九吃完了烟，会了钞自去。按下不提。

却说这位打靶的老爷，姓沈，名金标，安徽省合肥县人氏，出身是在江湖上要拳弄棒的。有年在杭州梅花碑底下，摆下场子，胡乱弄几个钱，混饭吃。因他四门开得好，蒙本处提标营营官的少爷赏识了，替他补了一分粮，又给了他一道八品军功的奖札。过了一年，便升什长。由什长升哨官，把他兴头的了不得。驻扎凤山门泛地。这凤山门外，有个小小的市集。不过百十家人家，却还热闹。

有天，沈老爷正伏在桌子上打盹儿，猛听得外面大喊大叫，合着一片锣声，心上着了一惊。打发一个副爷，悄悄的往后门溜出去打听，原来是镇上闹强盗呢。把个沈老爷吓得魂不附体，正待叫手底下的关门，找石头把门顶住，禁不住镇上的百姓飞风也似的来报。沈老爷一想不好：若待出去，那些强盗都是亡命之徒，我若被他害了，岂不白死？若待不出去，将来被上司知道了，这个罪名可吃不起。一时心上就如有十五个吊桶，在那里七上八落。到后来咬紧牙齿，硬哽头皮，吩咐手下副爷，掳了洋枪，自己骑着一匹别人家的马，一面催手下那些副爷进发。那些副爷东藏西躲，总在沈老爷的马前马后打转。沈老爷发了急了，

嘴里就骂他们道：“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朝。你们这些脓包，一个都没有中用的么？”正骂着，忽听前面树森林里甸的一声，沈老爷在马上着了忙，对手下的副爷说：“你们赶紧跑到前头去看，看看这枪是空枪还是实枪。要是空枪，我老爷可不怕。”那副爷寻思道：“我们这位老爷，他的胆量比绿豆还大，不要管别的，我姑且哄他一哄再说。”主意定了，往前奔了几步，转了一个弯，随即缩回来。跑到沈老爷马前禀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强盗就在面前了！”沈老爷登时面如冬瓜一般的青，忙说：“回马！回马！”哪里知道那匹马，两天没有吃草料了，饿得在槽头上打晃，被副爷们硬牵了出来装上笼头，配上鞍辔，又被沈老爷打了两鞭子，此刻站在那里发愣，任你如何吆喝，它动都不动。沈老爷又是狠狠的几鞭子，那马索性伏了下来，把沈老爷一个倒栽葱栽了下来。沈老爷生怕强盗杀来，一骨碌从地下爬起来，也顾不得腰胯痛，撇了众人，如飞的跑回去了。众人见老爷跑了，也都一哄而散。镇上被打劫的那家人家，看着强盗把东西一件一件搬下了划子还放了两枪，如飞而去。这里沈老爷在屋子里，把石头顶住了门，过了半天，毫无动静，才敢探出头来，问了一问。落后又呼么喝六的去踏勘了一遍，详报了上去。上头将他撤任，幸亏还没有“限期缉获”的字样，这却是提标营营官少爷替他想的法子。

沈老爷看看浙江站不住脚了，打听得江苏太湖留防营有个帮带，跟他是同乡，又有点亲，从前在浙江也曾会过面。他横竖是单枪独马，一无牵挂，当下由杭赴苏，寻着了那位帮带，说明来意，意思想要投效。那帮带说：“现在人浮于事，实在无从安插。老兄暂请住下，再行想法吧。”沈老爷住了下来，终日催那帮带替他想法。那帮带被他闹得急了，只得写了封信，荐他到抚标营里去。抚标营里收留了下来，叫他候补。目下新抚台定了新章，

凡营里候补的人到了三六九，一概都要打靶。中了三枪的算超等，中两枪的算特等，中一枪的算一等。这回月课，他老人家正犯了肝气，又不能不去。哪里知道把枪端上，准头对了又对，这枪子却个个从斜里飞掉了。打完了靶，又气又急，烟瘾又上了，实在熬不住，所以打抚台辕门上溜了下来，到这烟馆里，狂抽了一会，又乱吃了一会，他的肚子这才不委屈。直挨到上灯时候，才一步一步的挨回家来。

他的家住在—个实室胡同里，到了门口，在身上掏出钥匙，开了门进去，把墙上挂的油盏点着了。歇息了一会，又央隔壁的小厮买了些菜，打锅做饭。坐在烧火凳上，把柴引着了，一面往灶堂里送，一面唱着京调“取成都”。耳边忽听见有人打门的声音，想了一想，今天二十九，是个小尽，大约讨帐的来了。一时间不得主意。又听见那门外的人叫道：“沈大哥，快些开门。”却是同事柳国斌的声音，才一块石头落地，赶忙站起身来，答应道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把门开了，彼此见了面，请进客堂坐下。沈老爷道：“柳大哥，不怕你见笑。舍下实在乏人，烧茶煮饭，都是我兄弟自己动手的。如今且请宽坐，待我到灶下把饭弄熟，再和柳大哥谈心。”柳国斌道：“请便，请便。”足足等了一个多时辰，才见沈老爷捧着一把紫砂茶壶，一个黄砂碗，把酱油颜色一般的茶斟上一杯，连说：“怠慢得很。”柳国斌接了茶，说了几句别的闲话，就提起：“现在新抚台为着盐梟闹事，想要发兵剿捕，你我何不跟了去，不要说打败的盐梟，可以得保举；就是好歹抢了几条船，拾着几包盐，都可以卖好些钱呢。”沈老爷连连摇手道：“柳大哥，这些事情却只好让你们去做了。我的身子又弱，在风口儿尚且站不住，何况打盐梟呢。至于说弄钱这桩事，哪个不想，但是也有命在那里。命里该应得钱，一个也不会短；命里该应不得钱，一个也不会多。”柳国斌见他说出这种话来，当下

岔住道：“算了，算了！天不早了，我要走了。”沈老爷也不留他，送了出来，关门进去。

柳国斌正在自言自语，说沈金标无用，远远的看见一顶轿子、一对灯笼如飞而来。

欲知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回 什长有才击船获利 老爷发怒隔壁担心

却说柳国斌走到前面街上，看那一对灯笼，簇拥着一乘轿子，轿子里面坐着一位官。这官架着碗口这么大的一对墨晶眼镜，一只手靠在扶手板上，一只手却托着腮，在那里想明天的心事呢。柳国斌正看得出神，一个护勇拿着藤条，上来吆喝道：“深更半夜，什么人还在街上行走！连老爷来，都不回避么！”柳国斌吃了一惊，转过头来，看见是护勇，便笑了一笑道：“老弟兄，推扳点吧。咱们是一块土上的人，谁欺的了谁？”这护勇听柳国斌的话来得硬札，顺手把那个护勇手里的一对灯笼夺了过来，望柳国斌面上照了一照，慌忙说道：“原来是柳老爷！请便，请便！”柳国斌也不理会他，慢慢的走。

去到家中。妻子迎着他，问道：“回来了？”柳国斌道：“回来了。”他妻子道：“早上跟你说的话，怎么样了？”柳国斌愣了一愣道：“什么话？”他妻子便骂道：“天杀的！难道连吃饭的躯体，都不打算打算么？”柳国斌道：“饭是天天吃下肚子去的，有什么打算？”他妻子道：“前儿吃的是锅巴，昨儿吃的是粥，已经两天没见饭面了，你还装什么幌子呢？”柳国斌恐怕他妻子一吵起来，单墙薄壁，街坊邻舍听了，便要笑话，只得佯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你这样的喉急。你别嚷，一到明儿，就有钱了。”他妻子道：“你要有钱，除非去偷人家一票！”柳国斌当下正色道：“你越说越不是了！我们当老爷的都做了贼，那些平头百姓，不一个个都该做强盗么？”他妻子道：“你开口老爷，闭口老爷，



你也不撒泡尿，把自己的影子照照，看配当老爷不配！”柳国斌当下被他妻子抢白了一顿，气的哑口无言，后来连鸦片烟都抽不进，把手揉着胃脘，只喊啊唷，原来犯了他肝气了。等到第二日，一早营里头的差官就跑来打门，说：“大人都上了炮船了，老爷还只管慢吞吞，到底要这功名不要？”柳国斌无奈，只得掩着衣襟，趿了双鞋，勉强挣扎下得床来，随着这差官，垂头丧气而走。

看官，你道柳国斌是什么人？他也是个把总，现在盐捕营右营做了一个哨官。他的官运不佳，刚刚这个时候，太湖里的盐枭闹得不亦乐乎，要去拿他，他竟开枪拒捕。营官把这情节，通禀抚台，抚台批下来：“着该管带认真巡缉，毋任盐荚之利，任彼侵占。如有拒捕等事，格杀勿论。”营官得着了道道札子，一面准备军器，一面调齐船只，定在平望镇会齐，分头巡缉，这一下子可把柳国斌派在里头了。可怜他自从做了哨官以来，前任的顶收就去了一百多吊，另外还有营官那边、号房里、门房里、厨房里，都得点染点染，把这位柳老爷弄了个家产尽绝。刚刚到舢板上过得几天安逸日子，家里奶奶一会儿说没有米了，一会儿说没有柴了。看看关饷的日子离得尚远，便把他熬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。昨天晚上跟沈金标说的话，原是拼死吃河豚的意思，哪里知道果不期然把他架弄上了，他又是苦，又是恨，又是怕，又是急。及到得营官那里，营官照例吩咐几句话，什么奋勇当先，不得退后，又是什么吃了皇上家的粮，该应做皇上家的事，那些老套头。下来了，只得整理船只，收拾枪炮，硬着头皮，跟了营官，一同向太湖进发。

古人说的好：太湖三万六千顷。远望过去，白茫茫一片，无边无岸。有些打鱼的小划子，看见大队舢板子来了，他早已远远的躲开了，省后那些副爷们这个要虾子，那个要黄鳝，应酬他们